

近代日本“健康”一词的创制与流布¹

周 菁

摘要：本文以“健康”为个案，考察了该词及其概念在日语中创制、传播到普及的过程。研究表明，近代意义的“健康”并非直接源自中国或日本古典用词，而是由江户时期兰学家宇田川玄真在翻译荷兰语 *gezondheid* 时，通过对既有词“康健”进行字序调换而创制的新词。该译词经其弟子绪方洪庵等人的兰学译著得以传播，并在幕末至明治时期的英学转型中，通过英和辞典与 *health*、*healthy* 牢固对译，最终完成定型。明治维新后，“健康”借助启蒙著作、医疗制度、教科书等广泛传播，其所承载的西方近代健康观念亦逐渐深入人心。“健康”一词在日语中的确立，典型地反映了近代日本通过语词改造与概念移植吸收西方知识的具体路径。

关键词：健康；兰学；译词；翻译；概念传播

引言：

“健康”既是医学上的重要术语，亦是渗透至大众生活各个层面的普遍概念。关于该词的来源，学界已有诸多考证。杉浦守邦（1997）指出，“健康”由日本兰学家绪方洪庵创制，用来对译荷兰语 *gezondheid*。八木保，中森一郎（1999）将“健康”的最早用例追溯至 18 世纪晚期的兰日辞典《波留麻和解》（1796）。荒川清秀（2000、2018）进一步调查发现，主要的兰日辞典《波留麻和解》（1796）、《译键》（1811）、《和兰字汇》（1858）与《增补改正译键》（1860）中均可见作为译词的“健康”，但均非 *gezondheid* 的译词，同时还指出江户时代的作品《橘窗茶话》中已存在“健康”用例。青木纯一，北野与一（2007）、平尾真智子（2018）等研究则将“健康”的用例追溯至 18 世纪白隐禅师的著作。虽然以上研究在“健康”的首证与创制者等问题上存在不同看法，但均得出了该词来自日本的统一意见。此外，泷泽利行（1993）、北则一利（2000）、新村拓（2006）、大野哲也、竹内靖子（2023）等则从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等其他角度对日本“健康”概念的来源与发展进行了探讨，本文不再赘述。

综上可知，既有研究对该词的源流考证，多停留于静态词汇学层面。近现代意义的“健康”如何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被创制、筛选并最终确立，以及译者群体在此过程中扮演的角色等问题尚有待解答。本文旨在通过梳理日语中“健康”一词的形成、发展与固定过程，回答上述问题，以该个案揭示近代新概念及新词在日本吸收融合的方法与路径。

¹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近代汉字术语的东亚环流及影响研究”（24YJC740009）、浙江省教育厅一般科研项目“数字技术赋能下近代中日‘健康’概念的历史演变研究”（Y202456262）及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工商大学东西文明互鉴研究院）课题“东西文明互鉴视域下近代中日‘健康’概念的历史演变研究”（25JDDYZZ10）的阶段性成果。

一、“健康”古典源流的再确认

以前人研究为线索，笔者利用多种语料库进行检索与调查，发现“健康”最早期的用例可以追溯至18世纪的日本，但仅见2例，具体如下：

- 1) 朶雲落手。就審維摩之牀。步履健康。欣抃居多。²
- 2) 曰余庸拙不肖，素無片善之守寸称，但世人所患疝氣痰火頭痛痔癰等症一無所有。稟質健康，年将八十。³

用例1)来自常陆国水户藩主德川光圀（1628—1700）撰写，其养子纲条编辑的《常山文集》（1724）。用例2)则出自江户中期的随笔作品《橘窓茶话》，作者为日本儒学家雨森芳洲（1668-1755）。两部作品均用汉文撰写，且添加了日本特有的一套帮助阅读和理解汉文的符号“训点”。两个句子中“健”与“康”之间均加了“一”符号，该符号被称为“合符”，表示两个字合在一起构成一个词，这意味着此处的“健康”被视为一个独立的词。然而，用例仅见两则，应属作者在行文过程中对“健”“康”二字的临时性并用，具有偶然性。

此外，平尾真智子（2018：242）列举了18世纪白隐禅师在《于仁安佐美》（1751）等著作中出现的“健康”用例。这些用例主要用于表示身体或身心的良好状态，也扩展到用来说明藩主的“国脉”状况，如以下2例：

- 3) 盡セヌ前キノ世ノ善薰力ナルベシ。國脉ノ健康、枝葉ノ繁榮マデモ推計ラレテ貴クコソ覺ヘ侍リ。
ツキ ゼンケンリキ ミヤグ ケンコウ フシ
- 4) 身心モ健康ニ、長壽ヲモ保タセ玉ワン、御養生ノタメニナラハ、苦ルシカラズ。
ケンカウ タモ

“健康”紧邻共现的例子，在中国古籍中亦可找到，如下文A与B的用例：

A 辟邪亦有曩时香，上奉而翁扶健康。而翁百岁同行藏，百岁之后遗贤郎。（元·吕不用《紫玉杖歌为杨世通赋》，《得月稿》卷六，清鈔本）

B 最喜慈孀身健康，再喜爾政多聞望；膝前小阮可憐愛，折腰索抱親非常。（清·柏葭《以詩代柬寄家弟子信》，《薜蘿吟館鈔存》卷六，清同治三年鍾濂寫刻本）

然而，比起“健康”，汉语中使用更多的是字序颠倒的“康健”，且“康健”早已固化为双音节词。在古典日语中，也同时也存在“康健”用例，如江户中期广为流传的养生书籍——贝原益轩所撰《养生训》（1712）中便有「年わかく康健（かうけん）なる時よりはやく養ふべし」的句子。辨析上述用例后可知，中日古典文献中的“健康”与“康健”只是字序颠倒，意思上并未发生本质变化。董秀芳（2011）指出，并列结构的双音节短语，在其固化为词之前，两个并列成分没有固定顺序。同时，词汇化可以看作一个原型结构，短语与词之间构成了一个连续统，而无绝对边界。近代以前汉语中的“康健”虽已实现了词汇化，但在一些特殊情况下，正如“为满足韵律的要求，人们会自觉不自觉地吧单音形式换成双音形式以达到某种辞气顺畅的效果”（董秀芳2011:103）一样，

² 德川光圀著、德川綱条編『常山文集』卷之十八，九オ-九ウ，1724。参看日本内阁文库藏享保九年跋刊本：<https://www.digital.archives.go.jp/img.pdf/4367854>

³ 雨森芳洲『橘窓茶話』中，大阪：文栄堂，九ウ—十オ，出版年不明。标点为笔者所加。

人们也会通过将并列形式双音结构的两个字调序，来调整韵律。如用例 A 与 B 便是为了押“ang”韵选择了“健康”而非“康健”。

由此可知，在近代以前，由“健”与“康”两个近义汉字连用的表达已经出现。其中，“康健”在汉语中已凝聚为词，完成了词汇化，并于近代以前传入日本。与此同时，“健康”亦零星见于中日两国古典文献，其词义与用法和“康健”基本一致。在古典汉语中，其使用多为韵律协调所需，而在古典日语中，则更多体现为个人书写偏好。这表明，在上述用例使用的时期，“健康”在中日语言中的用例仅用来表述传统意义上“无病”的身体状态，并不构成其日后成为近现代新词的真正源流，也未实现词汇化。

二、兰学翻译：译词“健康”的诞生

江户中期(约 1651-1745 年)以后，日本以荷兰语为媒介学习西方的学问和技术，“兰学”由此兴起。在翻译兰学著作的过程中，为了准确对译西方的事物与概念，兰学家创制了大量汉字新词，而兰日辞典和词汇集成为创制和汇聚新词的重要载体。本文在荒川（2000）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笔者独立调查，制成表 1，对早期兰日辞典中与“健康”相关译词的分布进行了梳理。

表 1 兰日辞典/词汇集中的“健康”

	波留麻和解 (1796)	译键 (1811)	检籙韵府 (1808- 1827) ⁴	增补改正译键 (1857)	和兰字汇 (1858)
gezond	康健；快復	康健、快復、贈遺	尋常通例 ノ；(無 病ニナル) ⁵	康健、快復、贈遺、壯ニスル	壯ナル又無病十ル
gezondheid	康健；胴着ト襦 袢ノ間ニスル帶	康健、襦ト 襦袢ノ間ノ 帶	(無 病)；(康 健)；(健 康)	康健、襦ト襦袢 ノ間ノ帶、腹卷	壯ナル事；腹卷
heil	遁レル、許ス、 保ツ；康健、利 潤	遁ル、許 ス、保ツ、 康健、利潤	无	遁ル、許ス、保 ツ、康健、利 潤、安全	全；得
opkoomen	頭出ル；萌芽ヲ 生スル；痊ス； 富ニ居ル；日ナ	頭出、芽 生、起上、 着岸、居富	(升ル)	昇進スル、頭 出、芽生、起 上、着岸、富貴	沸キアガル；萌 ル； <u>健康</u> ナル又快 氣スル；昇進スル

⁴ 据杉本つとむ（1977）推测，其成书时间为 1808-1827 年间。此外，该书不是规范的辞典，而是兰日对照的词汇集，因此其中有些词条不直接提供日语译词，而是在后文的同义词或例句中给出相应译词，表中加括号的属于这一情况。

⁵ 译词「無病ニナル」并未直接收录于 gezond 词条下，而是出现于其他词条中解释 gezond 时附带的译释。本表中带括号的译词均属于该情况。

	ドノ立昇ル；海 岸二着ク			ニナル、涌上 ル、 <u>健康</u> ニナ ル、快気スル	又富貴ニナル；立 チ登ル；陸マタ湊 ニ入来ル
pluis	全、皆；毛ムク タチタル	全、皆、 <u>健 康</u> 、毛茸	无	全、皆、 <u>健康</u> ナ ル、無病ナル； 織物或ハ着物ニ 付テ居ル	無病ナル
welstand	<u>健康</u> 、完全	<u>健康</u> 、完全	(<u>健康</u> 無 事)	堅固、安全	堅固又安全
welvaaren	同上ナル	同上、天 幸、適意	ヨククラ ス	達者ニアル、安 全ニアル、善ク 暮ス；堅固、安 全	達者ニアル又安全 ニアル；堅固又安 全
welzyn	<u>健康</u>	堅固、安全	<u>健康</u>	安全、堅固	

从表 1 可以发现，在较早编纂的两部兰日辞典《波留麻和解》与《译键》中，词条 *gezond*、*gezondheid* 与 *heil* 下，出现译词“康健”，而 *welstand*、*welzyn* 等词条则对应译词“健康”。而在江户后期的兰学医生兼兰学家宇田川玄真（1769-1834）所编写的兰日词汇集《检籙韵府》中，*gezond* 的译词为“无病”，*gezondheid* 的译词为“无病”“康健”与“健康”三个汉字词，此外 *welzyn* 词条下也出现了译词“健康”。至 19 世纪后半叶，《增补改正译键》中，*gezond*、*gezondheid* 与 *heil* 词条下，继承了《波留麻和解》与《译键》中的“康健”，并在 *opkoomen* 与 *pluis* 词条下使用了“健康”；此外《和兰字汇》中也发现在 *oopkoomen* 词条下使用了译词“健康”。⁶

从语义对应关系来看，荷兰语中 *gezond* 与 *gezondheid* 表示个体生理上正常、没有疾病的状态，相当于英语的 *health* 和 *healthy*；*welstand* 与 *welvaaren* 则指向经济与社会稳定优越的状态，对应英语的 *prosperity*；而 *welzyn* 则涵盖物质充裕、身心健康、安全与社会归属等多重维度，相当于英语的 *welfare* 或 *well-being*。

据此可知，江户时代主要的兰日辞典和词汇集中“康健”与“健康”两个译词均已出现，而在早期辞典《波留麻和解》与《译键》中，两个词的使用呈现出显著的语义分工：*gezond* 与 *gezondheid* 多译为“康健”，侧重个体生理状态；*welstand*、*welzyn* 等则多译为“健康”，侧重整体繁荣与福祉。这一区分并非偶然，可视为辞典编撰者有意识的翻译策略，即对于个体生理健康这一东西方相对共通的概念，直接借用中国汉籍中的既有词“康健”；而对于融合个体健康、物质丰足与社会保障的多维度概念时，则通过调换“康健”字序的方法来创制新词“健康”，以承载这一全新的复合意义。森冈健二（1959）将近代译词的翻译方法总结为置换、再生/转用、变形、借用、造词五种。根据该分类，*gezond*、*gezondheid* 译为“康健”属于“借用”，而 *welstand*、*welzijn* 译为“健

⁶ 除了译词“健康”“康健”外，还存在其他汉字词或和语词，本文仅讨论出现频率最高的译词“健康”与“康健”。

康”则属于“造词”。当然后者并非无根据的生造，而是从既有汉字词“康健”中获得灵感并加以改造。这本质上是通过译词来实现概念范畴的划分。然而，在《检籙韵府》等后续词汇集或辞典中，这一译词分工逐渐模糊。尤其是《检籙韵府》，将“无病”“康健”与“健康”同作为 *gezondheid* 的译词，显示这三个词被视为同义词。

让我们把视角转向兰学译著，从中可以发现译词“健康”在兰学翻译实践中的扩散轨迹。在笔者调查范围内，兰学译著中最早出现“健康”的是《厚生新编》⁷，18 世纪 30 年代起亦见于《远西原病约论》《汉洋内景说》《病学通论》等医学译著。值得关注的是，其中的“健康”主要对应荷兰语 *gezondheid*，而在多数早期兰日辞典中，该词条本以“康健”为主要译词。具体用例如下：

- 5) 是を「シヨコラーデ・ホールデ・ゲソンドヘード」＜無事健康に供する叔格刺埜（シヨコラーデ）の義なり＞と名く。（大槻玄沢、宇田川玄真訳校『厚生新編』第 27 冊，1813-1832）
- 6) 凡ソ人身、内外諸器常景ヲ全フシ、諸力常度ヲ守テ、運営常調ヲ失サルヲ健康トシ、諸器諸力、イブレカ常ニ違フ所有テ、運営常調ヲ失フヲ疾病トス（緒方洪庵『遠西原病約論』，1835）
- 7) 此ニ因テ、一ニハ能其平常健康ヲ保テ、長ク生育有活スル所以ノ理ヲ悟ル（高野長英『漢洋内景説』，1836）
- 8) 凡ソ人身諸器ノ形質缺ル所ナク、気血ノ循環滞ル所ナク、運営常ヲ衛ル者ヲ健康ゲソンドヘイドトシ、其常ヲ変スル者ヲ疾病シーキテトス（緒方洪庵『病学通論』卷二，1849）
- 9) 然而其要在使變者復平常，病者為健康。故其學須預知何謂生活，何謂健康，何謂疾病之義也。生活者因外物感涉，身体與体内為之抗抵之，二者諸狀現於外者是也。健康者有形無形兩運營皆得其宜，無障碍滯患，不失人生之平常者是也。疾病者反之。若欲知其身体平和、健康無恙之理，不明人生窮理學不能也。（廣瀬元恭『理学提要』3 卷首 1 卷，「総論」1856）
- 10) 健康作用は薬剤を健康の人身に用ひて發する所の確然正切の作用を云ひ（司馬凌海『七新藥』例言，1862）

用例 5）出现在介绍“シヨコラーデ”（巧克力）的文字中，将荷兰语“ゲソンドヘイド”（*gezondheid*）与“健康”明确对应。据杉本つとむ（1998）考证，《厚生新编》的翻译时间跨度为 1811 至 1845 年，虽因故未正式刊行，但在当时及后世均享有较高声誉，在兰学家中有一定程度的传播。该书共出现“健康”13 次，“康健”2 次，均表示身体无病的状况，且涉及 4 位不同的译者。⁸用例 5）出自《厚生新编》第 27 册，由大槻玄沢与宇田川玄真译校，因为两人共同参与译校的时间

⁷ 《厚生新编》是日本江户后期一部译自荷兰语的日用百科全书，由幕府组织翻译。

⁸ 根据杉本つとむ（1998）提供的词汇索引和正文调查得出。

为 1813-1832 年, 因此该用例可视为 gezondheid 与“健康”对译的最早例子。两位译校者为师徒关系, 大规玄沢是宇田川玄真的兰学老师。鉴于大规玄泽的其他作品中未发现“健康”用例, 而宇田川玄真不仅编纂了前述《检籥韵府》, 且目前所见兰日辞典与词汇集中唯其将 gezondheid 与“健康”对译, 由此可推断, 宇田川玄真是最早确立这一对译关系的兰学家。6) 与 8) 的译者均为绪方洪庵, 他作为兰学医生及兰学者, 是宇田川玄真的得意门生。事实上, 他受宇田川玄真嘱托, 为其完成兰学医书的未尽书稿, 《远西原病约论》便是其中之一。因此, 绪方洪庵译著中的“健康”应是继承自宇田川玄真。尤其是用例 8), 明确以“健康”对应“ゲソンドヘイド”(gezondheid), 并将其定义为与“疾病”相对的身体正常状态。7) 的译者高野长英早年曾于杉田伯元(杉田玄白之养子)所继承的兰学塾中求学, 后远赴长崎, 进入由西博尔德(Philipp Franz von Siebold)创立的“鸣泷塾”深造。荒川(2008: 165)指出, 高野长英是宇田川玄真的孙弟子, 那么其译文中的“健康”很可能来自师徒传承。9) 的译者广濑元恭是幕末兰学家, 曾入绪方洪庵塾, 其“健康”亦大概率来自师承。10) 的译者司马凌海(1839-1879)师从松本良甫等学习荷兰语, 尚未见与宇田川玄真及其门人的传承关系, 但他的译著仍然采用“健康”译词, 可推测该词在兰学界已获得一定程度的认可。

由上述用例可知, “健康”在早期译著中主要用于医学与药学文本, 用以阐释西方健康与疾病观念, 亦见于非专业性的文本, 用于表达有益身体的特性, 其用法已初步具备现代意义上的“专业性”与“日常性”双重特征。然而值得注意的是, 这些用例中“健康”的所指与早期辞典中用以翻译 welzyn 等所承载的整体福祉义已明显分离。换言之, 在兰学译著的翻译实践中, “健康”转而成为 gezondheid 的译词。与此同时, “康健”并未完全被取代, 二者在一段时期内处于并存混用状态。从《厚生新编》中“健康”用例显著多于“康健”的趋势判断, 后者在实际使用中逐渐式微。

这一变化显然与宇田川玄真及其弟子的译词选择与传播密切相关。宇田川玄真作为江户时期的兰学大家, 通过编纂兰日词汇集以及翻译兰学著作, 将“健康”确立为 gezondheid 的对应译词。其优秀门生绪方洪庵沿用了这一译词, 并在多部译著中对健康概念加以阐释, 从而扩大了该词的传播范围。此外, 同为玄真门生的广濑元恭及孙弟子高野长英等人也沿袭了此译词, 逐渐形成一条以师承为纽带的传播路径, 进一步推动了译词“健康”的固化。

三、英学翻译: 译词“健康”的定型

幕末以降, 学术主流由兰学转向英学, 翻译的媒介语言发生变化, 这一变化推动了译词“健康”在日语中的定型。笔者首先从英和辞典入手, 对 19 世纪主要英和辞典中 health 与 healthy 的译词进行了调查, 结果汇总于表 2。

表2 19世纪主要英和辞典中的“健康”

辞典名称 出版年	health	healthy
<i>An English and Japanese, and Japanese and English vocabulary, compiled from native works</i> 1830	ハレヤリ、快活（クワイクワツ）	スコヤカ
英和对译袖珍辞书 1862	健康、安全	健康ナル、清浄ナル
和英語林集成初版 1867	Yôjô ⁹	Yôjô ni naru; yashinau
改正増補和译英辞书 1869	健康、安全	健康ナル、健康ニスル
英和对译辞书 1872	健康、安全	健康ナル、健康ニスル
和英語林集成再版 1872	Yôjô	Kenkô naru, mame naru, tassha naru
附音插图英和字汇 1873	健康、安寧、平安	健康ナル、無病ナル
英华和译字典 1879-1881	康寧、平安、安寧、壯健、康健、自然、無恙、無病無痛 ケンコウ, ken-kô, アンネイ, an-nei, ツツガナシ, tsutsuga nashi, スコヤカ, sukoyaka, ムビヤウ, mu-biyô	壯、壯健、康健、康寧、壯盛、強健、精神爽利、清爽、爽快、身體平安、身壯力健 ケンカウナル, ken-kô naru, アンネイナル, an-nei naru, ツツガナキ, tsutsuga nashi, スコヤカナル, sukoyaka naru, ムビヤウナル, mu-biyô naru, タツシャナル, tassha naru
増補訂正英和字汇第2版 1882	健康、安寧、平安、無病、安否	健康ナル、恙ナキ、壯健ナル、無病ナル、安寧ナル
明治英和字典 1884-89	健康、壯健、健全、平安、無恙、安寧	健康ナル、壯健ナル；身体ニ益アル、健康ニ益アル
英和对译辞典 1885	健康、安寧、平安	健康ナル、無病ナル
新撰英和字典 1886	健康、安寧、平安、安否	健康ナル、無病ナル、安寧ナル、恙ナキ
和英語林集成三版 1886	Yôjô In一, jôbu, tassha, ma-me, kenkô	Kenkô naru, mame naru, tassha naru
附音插图和译英字汇 1887	健康、壯健、健全、平安、無恙、安寧	健康ナル、壯健ナル；身体ニ益アル、健康ニ益アル

调查显示，建立在兰学基础上的日本首部正式出版的英和辞典《英和对译袖珍辞书》（1862）

⁹ 原辞典中的“ō”在本表中均改为“ô”。

中, health 与 healthy 词条下位列首位的译词均为“健康”。此后,不仅是以该辞典为蓝本的《改正增补英和对译袖珍辞书》(1866)、《改正增补和译英辞书》(1869)、《英和对译辞书》(1872)等,其他明治前中期的主要英和辞典几乎都沿袭了这一对译关系,如《附音插图英和字汇》(1873)、《增补订正英和字汇》第2版(1882)、《明治英和字典》(1884-1889)、《英和对译辞典》(1885)、《新撰英和字典》(1886)、《和英语林集成》三版(1886)、《附音插图和译英字汇》(1887)等。英和辞典作为新兴且更具影响力的知识权威,将“健康(ナル)”与英语重要词汇 health 与 healthy 牢固绑定,标志着日本知识界普遍认可了这一在兰学翻译确立的对译关系。此外,部分辞典亦将 welfare 与 hygiene 等词与“健康”对译,然与“健康”并列出现的译词较多且变化较大,关于这两个概念及其译词的演变,笔者将另撰文探讨。

早期英和辞典中的“健康”源自兰学的另一个佐证在于,非基于兰学体系编纂的双语辞典,如传教士麦都思(W. H. Medhurst)编撰的 *An English and Japanese, and Japanese and English vocabulary, compiled from native works* (1830)以及平文(J. C. Hepburn)编写的《和英语林集成》初版(1867)中,health 与 healthy 的日译词仅见“スコヤカ”“養生”等既有词,并未出现“健康”。然而,至《和英语林集成》再版(1872)发行时,相关词条便增补了译词“健康”,其第三版更在“和英”对译的部分增设“健康”词条并与 health、healthy 对译。此外,在启蒙学者中村正直担任校对的罗存德《英华字典》(1866-1869)的日译本《英华和译字典》(1879-1881)中,health 与 healthy 的首位汉语译词虽为“康健”,但在补充的日语释义中,“ケンカウ(ナル)”仍居于首位。

综上所述,译词“健康”确由兰学传承至英学,在明治维新前后,“健康(ナル)”已经与 health、healthy 等英文词建立了牢固的对译关系。

与英和辞典相呼应,明治维新以来,“健康”一词在英学译著中的使用日益频繁,以下为部分早期用例:

- 9) 総テ患者其健康ナルモ此病毒ニ侵襲セラレ(普林篤(フリント)著,松山棟菴(勤)訳『奎扶斯新論』2卷,1868)
- 10) 若天井を張るならば、馬の健康を害せざる為に、其高三手五に下る可らず(兵學校訳『軍事小典』下,1868)
- 11) 是よりして健康なる蠶は三日半遅きりのも四日にして造り終る(カルマルス著,柳河春三訳『蚕種説』,1869)
- 12) 蓋シ適宜ノ勞作ハ、人ヲシテ健康ナラシメ。(斯邁爾斯(スマイルス)著,中村正直訳『西国立志編』第11編,1870)
- 13) 至尊及ヒ皇族ノ健康幸福榮盛ヲ祈ル(「伊太利亞國ヨリ来翰寫」『太政官日誌』,1870)
- 14) 夏月ハ殊ニ臭氣甚シクシテ、人ノ健康ヲ害スル少カラズ(内田正雄『輿地誌略』卷二,1870)

从上述用例可知,在明治初期,“健康”一词已出现在医学、军事、农业、地理、启蒙读物、

政府官方出版物等各类翻译作品中，广泛覆盖了专业医学翻译领域及一般公共话语空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用例 12) 与 14)，前者出自中村正直翻译自英国作家萨缪尔·斯迈尔斯的著作 *Self-Help*，该书介绍了欧美 300 余位名人的成功事迹；后者则来自内田正雄编译的《輿地志略》，该地理学著作在明治初期曾被广泛用作地理教科书。这两部书与福泽谕吉的《劝学篇》并称“明治三书”，在当时发行量极大，影响深远，想必对“健康”一词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英学译著中“康健”虽仍有零星使用，但在频率上已被“健康”大幅超越。

以原型理论（prototype theory）观之，健康语义范畴中尽管存在“康健”“快復”“無病”“安全”“安寧”“壯健”“健全”“平安”“無恙”“スコヤカ”“達者（ナル）”等大量译词，但“健康”作为原型成员的地位，在明治初期已经得到确立。这一现象亦反映出近代日本在知识与语言转型过程中的一种普遍趋势：由兰学家创制的新词“健康”，能够超越来自中国古典的借词或日本既有词汇，并非偶然。这类新词因较少受传统语义束缚，更适于准确表述近代西方引入的新概念，从而在语词竞争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

四、“健康”的普及

“健康”在日语中的最终确立，是该词从外文译词向社会日常语言渗透的结果。明治以前，该词主要见于外语辞典或译著；明治之后，则逐渐扩展至各类非翻译性质的文本中。以下为若干代表性用例：

- 15) 又身体健康ニシテ行ヒ正シキ者、心カヲ勞セント欲スレバ、一時ノ故障ニ妨ケラレテ意ノ如クナラサルコトアリ。（福澤谕吉『西洋事情』外編一，1867）
- 16) 従つてガツテ食料ヲ調シ、衆庶健康ノ體ヲ保ツニ至ル今日ノ倖何事カ是ニ如シ（臥牛散人小野涼亭、仮名垣魯文（野崎文蔵）『安愚楽鍋』序，1871-1872）
- 17) 譬へハ人身ノ如シ。コレヲ健康ニ保タントスルニハ、飲食ナカル可ラス、大氣光線ナカル可ラス、寒熱痛痒、外ヨリ刺衝シテ、内ヨリコレニ應シ、以テ一身ノ働ヲ調和スルナリ。（福澤谕吉『學問ノスゝメ』四編，1874）
- 18) 醫政ハ即人民ノ健康ヲ保護シ、疾病ヲ療治シ、及ヒ其學ヲ興隆スル所以ノ事務トス（『医制』，1874）
- 19) 水と乳汁ハ健康をたすけ、酒と烟草ハ養生に害あり。勉強ハ健康より生り、健康ハ養生より来る（『小学入門 乙本』，1875）
- 20) 第一ニ 健康（マメ）第二ニ知識（チエ）第三ニ富有（トミ）ノ三ツノ者ナリ（西周「人世三寶説（一）」『明六雑誌』，1875）

明治维新前后，在启蒙思想家的著作中，“健康”用例逐渐增多。用例 15) 与 17) 分别来自福泽谕吉的《西洋事情》与《劝学篇》。此外，其《文明论之概略》（1875）、《通俗民权论》（1878）等重要著作中也普遍使用了“健康”一词。福泽谕吉早年在绪方洪庵门下学习，后自学英文，他笔下的“健康”是否承袭自师门用语习惯虽难以获得确证，但该词在明治启蒙语境中作为重要概念被

频繁使用是不争的事实。这一点在日本最早的启蒙杂志《明六杂志》(1874-1875)中亦可得到印证。明六社主要成员津田真道、西周、中村正直、加藤弘之、箕作麟祥、西村茂树、阪谷素等人的文章中均出现了“健康”一词。这些知识精英大多兼具传统儒学与西方新学的素养,通过他们的文字,西方健康概念得以进一步传入日本社会。如用例 20) 出自西周的《人世三宝说》,文中将健康、知识、财富并列为人生三宝,并指出追求这三者既是个人之“私利”,亦关乎社会之“公益”。这种将个人健康与国家利益相联系的观点,显然属于近代健康概念的范畴,与传统的“养生”观念存在本质区别。

与此同时,“健康”也通过其他各类渠道渗透至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中。例如 16) 出自小说《安愚乐锅》的序言,指出牛肉被视为有益健康的美食。该小说描绘了当时作为文明开化象征的“吃牛肉火锅”现象,反映了近代健康观念的一个重要面向——对营养摄取(尤其是牛肉、牛奶等食物摄取)的有意识的追求。18) 来自明治政府 1874 年发布的医疗行政纲领《医制》,该文件参照欧美医疗制度制定,其中的“健康”体现了日本近代医疗与卫生思想的基本取向。19) 则出自文部省编纂的教科书《小学入门 乙号》(1875)。该教科书中“健康”一词多次出现,并明确论及水与乳汁对健康的益处。该词在官方小学课本中的使用,标志着其通过国家教育系统被正式接纳与推广,对其在全社会的普及起到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

综上可知,进入 19 世纪 70 年代,对“健康”的认识已不再局限于少数精英学者,而是通过启蒙书刊向一般知识分子传播,并进一步借助医疗制度改革、小学教科书乃至通俗小说的描写,逐渐融入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因此,得到普及的不仅是“健康”这一汉字新词,更是其所承载的西方近代健康概念。

图 1 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 Ngram Veiwer 所示“健康”与“康健”的词频曲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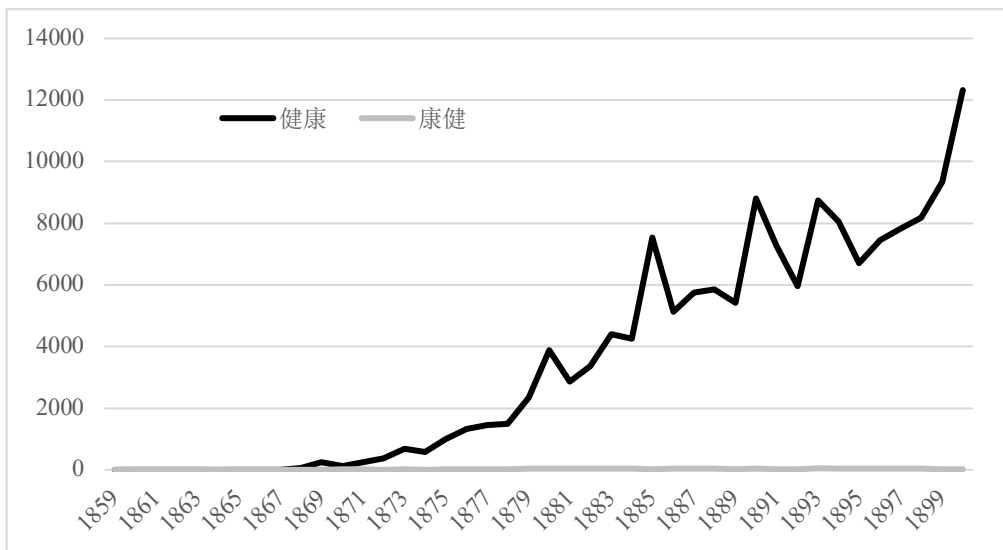


图 1 展示了 1859-1899 年“健康”与“康健”的词频变化曲线。可以发现,自 1869 年起,“健

康”的使用频率显著上升,而“康健”则始终维持在极低的水平。此外,对《日语历史语料库》(CHJ)的检索结果也表明,“健康”在明治早期便已得到一定程度的使用,至19世纪末其使用频率已达到较高水平,并在此后保持稳定。

另一方面,国语辞典对新词的收录虽然存在一定滞后性,但被其收录仍是词语融入一国语言体系的重要标志。笔者查阅明治时期的语文工具书后发现,“健康”最早见于《新撰字解》(1874),其后各类汉字注解类的工具书,如《作文必携杂字新编》(1875)、《熟字早引》(1875)、《日用熟字篇》(1876)、《新撰汉字释解》(1877)、《新撰伊吕波字引》(1879)、《必携熟字集》(1879)、《伊吕波节用集》(1882)等均收录该词,并以和语词“スコヤカ”或“タッシャ”加以释义。不仅如此,19世纪晚期以“词典”“辞典”“辞书”等命名的日本国语辞典,如《日本小词典》(1878)、《汉英对照伊吕波辞典》(1888)、《和汉雅俗伊吕波辞典》(1889)、《言海》(1889-1891)、《日本大辞林》(1894)、《日本新辞书》(1895)、《帝国大辞典》(1896)、《日本大辞典》(1896)等,也都将“健康”列为独立词条。相比之下,“康健”仅在少数节用集中可见,而未进入明治时期主流的国语辞典。这说明在江户时代尚有一定使用率的“康健”,在明治时期已被“健康”全面取代。

综上所述,“健康”在书籍报刊中的广泛使用及其被权威国语辞典收录,标志着该词在日语中已实现全面普及。通过启蒙思想家与教科书等多种途径的阐释与传播,日本社会对这一词语所承载的近代内涵也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五、结语

“健康”一词在日语中的确立与普及,反映了从江户中后期到明治时期日本在语言与概念层面吸收西方文明的复杂过程。通过对该词源流、翻译实践与社会传播的系统考察,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首先,近代意义的“健康”一词源自日本兰学家的创制,宇田川玄真是关键人物。玄真在翻译荷兰语 *gezondheid* 时,通过调换汉字顺序,将既有的“康健”改造为“健康”,使其承载本土传统中所缺乏的近代健康观念。关于该词的来源,现有研究中的几种观点均存在可商榷之处。如古典汉语或古典日语中虽偶有“健康”的零星用例,但其语义与“康健”并无实质差异,不具备近代健康概念的内涵。再如早期兰日辞典中虽然出现以“健康”对译 *welstand*、*welzijn* 等情况,但这些荷兰语单词复合了经济繁荣、社会福祉等更广泛的内涵,与以个人身心正常状态为核心的“健康”概念并不完全对应。此外,尽管绪方洪庵在其译著中多次使用“健康”并详细介绍了医学意义上的健康概念,但现有文献表明其师父玄真更早使用该词翻译荷兰语 *gezondheid*,这一事实不容忽视。

其次,译词“健康”的定型与传播与宇田川玄真的学术网络密切相关。以宇田川玄真及其弟子绪方洪庵等人为核心的兰学师承体系,在翻译实践中将“健康”确立为荷兰语 *gezondheid* 的译词,一方面通过医学译著使其含义聚焦于近代医学所定义的与“疾病”相对的身体正常状态,另一方面也用于描述对身体有益的特性。该译词被幕末以降的英和辞典继承,进而与英语 *health*、*healthy* 牢固绑定,完成了从“兰学译词”到“英学译词”的转变和定型。

第三,健康概念的普及与启蒙思想的传播、社会制度的变革以及大众教育的推广等紧密相连。明治维新后,“健康”迅速越出医学翻译的藩篱,出现在启蒙著作、政府制度、小学教科书乃至通俗文学中。这一过程不仅使“健康”的使用频率极速攀升,更使“健康”概念普及到大众。它不同与传统的个人“无病”状态,而是与“国家富强”“文明开化”“公共卫生”等近代国家建设目标相结合的新型观念。

最后,“健康”取代“康健”等成为健康概念的原型成员,标志着近代日本在语言层面对西方概念的接纳与创造。在这场语词竞争中,源于兰学创制、较少受汉语传统语义束缚的“健康”,因其更能精确对应西方医学与公共卫生观念,最终取得核心地位。

综上所述,“健康”在日语中的形成与定性,不仅是语言接触与词汇创新的个案,更折射出近代日本在接收西方知识时,如何通过语词改造来完成对新概念的移植,并进行本土的实践。这一过程为理解近代东亚知识转型与概念流动提供了一个具体而微的典范。

“健康”是一个内涵广泛的综合性概念,与之相关的“健全”“保健”“卫生”“体育”“体操”等词也在明治时期逐渐定型,共同构建了日本近代健康概念体系。本研究主要聚焦于“健康”一词本身的生成、传播与定型的语词史脉络,至于其背后完整的概念史演变,与之相关的诸多派生概念的梳理,以及“健康”在中国的传播与融合等课题,则有待未来更为深入与系统的探讨。

参考文献

- [1] 董秀芳. 词汇化: 汉语双音节的衍生和发展(修订本)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1.
- [2] 沈国威. 汉语近代二字词研究 [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
- [3] 青木純一・北野与一. 「健康」の語誌的研究 [J]. 『東横学園女子短期大学紀要』41号, 2007.
- [4] 荒川清秀. 「健康」の語源をめぐって [J]. 『文学・語学』166, 2000.
- [5] 荒川清秀. 日中漢語の生成と交流・受容: 漢語語基の意味と造語力 [M]. 東京: 白帝社, 2018.
- [6] 大野哲也・竹内靖子. 日本における「健康」と「衛生」の文化史 [J]. 『桃山学院大学総合研究所紀要』第49巻1号, 2023.
- [7] 鹿野政直. 健康観に見る近代 [M]. 東京: 朝日新聞社, 2001.
- [8] 北澤一利. 「健康」の日本史 [M]. 東京: 平凡社, 2000.
- [9] 北澤一利「健康の誕生」. 野村一夫 [ほか] 『健康ブームを読み解く』 [M]. 東京: 青弓社, 2003.
- [10] 新村拓. 健康の社会史: 養生, 衛生から健康増進へ [M]. 東京: 法政大学出版局, 2006.
- [11] 杉浦守邦. 「健康」という語の創始者について [J]. 『日本医師学雑誌』第43巻2号, 1997.
- [12] 杉本つとむ. 江戸時代蘭語学の成立とその展開 第2部 (蘭学者による蘭語の学習とその研究) [M]. 東京: 早稲田大学出版部, 1977.
- [13] 杉本つとむ. 江戸時代西洋百科事典: 『厚生新編の研究』 [M]. 東京: 雄山閣出版, 1998.

- [14] 滝沢利行.近代日本健康思想の成立[M].東京：大空社，1993.
- [15] 永嶋大典.蘭和・英和辞書発達史[M].東京：講談社，1970.
- [16] 平尾真智子.白隠禅師の仮名法語にみる「健康」の語の使用——『於仁・安佐美』(1751)から『さし藻草』(1760)まで[J].『日本医史学雑誌』第64巻第3号，2018.
- [17] 森岡健二.訳語の方法[J].『言語生活』99，1959.
- [18] 八木保・中森一郎.用語「健康」の由来を求めて[J].『保健の科学』41巻12号，1999.

調査資料

外语辞典：稻村三伯『ハルマ和解』出版者不明，1796；藤林普山『訳鍵』出版者不明，1811；宇田川玄真『検籠韻府』写本，年代不明；広田憲寛補正『増補改正訳鍵』秋田屋太右衛門，1857；桂川甫周『和蘭字彙』山城屋佐兵衛，1858；堀達之助『英和对訳袖珍辞書』洋書調所，1862；堀達之助，堀越亀之助『改正増補英和对訳袖珍辞書』開成所，1866；Hepburn, James Curtis『和英語林集成』横浜，1867；高橋新吉，前田献吉，前田正名『改正増補和訳英辞書』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869；荒井郁之助『英和对訳辞書』小林新兵衛，1872；Hepburn, James Curtis『和英語林集成再版』横浜，1872；柴田昌吉，子安峻『附音挿図英和字彙』日就社，1873；中村正直校，津田仙，柳沢信大，大井鎌吉『英華和訳字典』山内輓，1879-1881；柴田昌吉，子安峻『増補訂正英和字彙』2版，日就社，1882；尺振八『明治英和字典』六合館，1884-1889；早見純一『英和对訳辞典』国文社，1885；井波他次郎『新選英和字典』雲根堂，1886；Hepburn, James Curtis『改訂増補和英英和語林集成』第三版，丸善商社書店，1886；島田豊『附音挿図和訳英字彙』大倉書店，1887；高橋五郎『漢英対照いろは辞典』長尾景弼，1888；

语文辞典：岩崎茂実『新撰字解』甘泉堂，1874；多田直縄『作文必携雑字新編』大角豊治郎，1875；原田道義『熟字早引』江藤喜兵衛，1875；井関敬順『日用熟字篇』井関敬順，1876；太田代恒徳[他]『新撰漢字訳解』杉本要蔵，1877；物集高見『日本小辞典』吉川半七，1878；宇喜多小十郎『新撰伊呂波字引』中島利左衛門[他]，1879；村上快誠『必携熟字集』村上快誠，1879；大館熙『いろは節用集：袖珍無双』前川善兵衛[他]，1882；高橋五郎『和漢雅俗いろは辞典』長尾景弼，1889；大槻文彦『言海』大槻文彦，1889-1891；物集高見『日本大辞林』宮内省，1894；三田村熊之介『日本新辞書』松雲堂，1895；藤井乙男，草野清民『帝国大辞典』三省堂，1896；大和田建樹『日本大辞典』博文館，1896

数据库：北京爱如生数字化技术研究中心.中国基本古籍库.<http://www.sbsjk.com/>；王鼎.大地语料库.<http://www.xn--cesp9b.net/Login.aspx>；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英华字典资料库.<https://www.mh.sinica.edu.tw/OnLineDB.aspx>；慶應義塾大学.デジタルで読む福澤諭吉.

<http://dcollections.lib.keio.ac.jp/ja/>; 国立公文書館. 国立公文書館デジタルアーカイブ.

<https://www.digital.archives.go.jp/>; 国立国語研究所. 日本語歴史コーパス

(CHJ) . <https://chunagon.ninjal.ac.jp/chj/search>; 国立国会図書館. 国立国会図書館デジタルコレ

クション. <https://dl.ndl.go.jp/>; 国立国会図書館. NDL Ngram Viewer.

<https://lab.ndl.go.jp/ngramviewer/>; 国文学研究資料館. 国書データベース.

<https://kokusho.nijl.ac.jp/?ln=ja>